

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杨兆乐: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讲师

20日,杨兆乐处理完一些学生的邮件,就动身去了海牙校区,乘坐20分钟火车,到达海牙,今天他在那里有4个小时的汉语课。杨兆乐刚刚结束在荷兰莱顿大学孔子学院专职教师的任期,现在已经成为莱顿大学汉学系一名正式的汉语讲师。他的学生都是莱顿大学汉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有的专修中国历史,还有专修中国社会经济学的,而汉语课程是他们的必修课。

这是杨兆乐在荷兰的第六年。2007年,杨兆乐还在山大读大四的时候,就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在泰国教了一年汉语。拿到英语、对外汉语双学士学位后,2011年在读研的最后一年,他申请来到莱顿大学做志愿者。三年志愿者之后,转为公派汉

语教师,一千又是三年。

杨兆乐对语言学很感兴趣,他很想知道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来帮助他对本国语言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锻炼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在杨兆乐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也改变了中国人对国外的一些刻板印象。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人没有那么刻苦努力。不过,杨兆乐发现,在荷兰大学,考试十分严格,对出勤的要求也很高,这改变了他对西方教育的一种误解。而文化的冲突也是存在的,西方国家学生和教师之间是平等的,“不要期待学生会帮助老师做任何不该学生做的事情,比如擦黑板。”杨兆乐开玩笑说。



杨兆乐在莱顿大学的课堂上

“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国家。”杨兆乐认为,选拔汉语教师志愿者,其实也是为公民创造一个新的机会去了解世界。以一名教师的身份真正参与到当地的教育与生活中,可以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组织方式。“有很多老师把这里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到中国,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提供经验和借鉴。”杨兆乐说。

在国外生活,也让杨兆乐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日新月异。有一段时间,杨兆乐整整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回国,回国之后发现自己连车都打不到,因为那时国内已在流行滴滴打车;买东西也不用现金了,因为移动支付越来越方便;吃饭不用出门了,直接点外卖,网络购物越来越便利。这些都给杨兆乐印象深刻,感受到中国的飞速变化。

【延伸阅读】

民间外交

蒙古孔院的“暖冬计划”

最近一段时间的济南,天气宜人,蓝天白云;而纬度比济南高12°的乌兰巴托,已经进入了冬季,城市里已开始供暖。20日早上,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朱军利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蒙古下了一场雪,驱车赶往孔子学院的路面十分湿滑。

乌兰巴托是世界上冬季气温最低的首都,严冬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2014年,蒙古国立大学孔院联合中国银行乌兰巴托代表处及在蒙中资企业和爱心人士设立了两只基金,“中蒙文化教育基金”和“中蒙社会发展基金”。一方面资助中蒙学生接受汉语教育及蒙古语教育,以及在蒙开展与教育相关的文化推广活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在蒙开展扶贫救助、环境保护、居民创业等社会公益事业。

“暖冬计划”就是中蒙社会发展基金会的常规项目,为蒙古国贫困居民和华人华侨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助,截至2017年1月,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在这四年中,基金会先后收到各类捐助超过人民币500万元,对外实施捐助或开展活动70余项,累计捐赠人民币逾400万元,累计有3700多名蒙古学生和个人直接受惠于基金会实施的各类公益项目。

对于志愿者和公派教师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上课和开展文化活动。而作为孔子学院的院长,需要朱军利所做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决策和拍板。他每天需要听取工作汇报,关注孔子学院的长期宏观规划,制定学期教学计划,检查下设的孔子课堂教学工作。此外,还需要做些财务审批签字、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作为孔子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参加蒙方和使馆的活动,社会公益活动,联系中蒙友谊。而孔子学院,非官方背景,非营利性质,是他成为发挥民间外交作用的最好平台。

拿孔子学院联合中资企业成立的基金会来说,“在基金会成立之前,孔院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蒙古国教育领域。而基金会的成立,通过基金会举办的暖冬计划等各种公益活动,使得孔院的影响力逐步辐射到在蒙的中资企业,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进一步树立了蒙古孔院的公益形象。”朱军利说。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张玉岩采访,照片由各受访者提供

陪学生爬窗户进校学汉语

陈松松:泰国玫瑰园孔子课堂中方负责人

最近陈松松正在忙着中科院一个项目的推进,项目的名字很长,全称是中科院曼谷创新中心“一带一路”泰国学生苏沪留学之旅项目,这个项目要送30名泰国学生去上海,在曼谷玫瑰园学校就选了10个,而陈松松要对这10个学生再进行培训讲解,以便可以顺利通过接下来的面试。

玫瑰园中学位于曼谷唐人街附近,创立于1882年,是泰国很优秀的男子中学,堪称泰国“社会精英的摇篮”,有数位泰国总理先后就读于此。

作为山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陈松松从2009年开始在泰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正好赶上了泰国的汉语热潮。做了三年半志愿者之后,陈松松在2013年转为山东大学公派教师,现在已经是玫瑰园孔子课堂的中方负责人。

2001年,汉语已经替代日语成为泰国人第二热衷语言。泰国也是孔子学院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

影响力的逐年递增以及汉语推广的力度加大,汉语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仅从2006年到2015年,学习汉语的泰国学生就从20多万人猛增到100多万人。

在泰国的八年时间里,陈松松明显感受到了学生发生的变化。一开始,学习汉语的学生大多数是体育特长生,或者是对中文感兴趣的学生。接着有一部分文科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而最近几年里,理科学生学汉语的越来越多。“泰国理科学生的学习能力更强一些,学生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陈松松说。泰国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基数大,规模扩展的速度也很快。2009年,陈松松只有20个学生,而现在玫瑰园学校2000多个学生里,有一半左右的学生都在学汉语。

在泰国这么长时间,陈松松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拥有了一段跨国婚姻。陈松松的爱人是他在山大读



陈松松在泰国学校举办端午节活动

研究生时隔壁班的同学。后来两人在一起,还经历过一段异国恋,陈松松在泰国做志愿者,而陈松松的爱人在中国读新汉学博士。

陈松松提到自己的工作,认为自己投入了很多感情,现在看刚刚来到泰国的志愿者,有些错误就是自己曾经犯过的,总是想要帮助这些刚刚进入角色的年轻人。在工作中,他也与当地的泰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玫瑰园孔子课堂的泰方负责人是一名牙医,他是玫瑰园学校的校友,14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玫瑰园里免费兼职

做老师,这让陈松松十分钦佩。

陈松松的一名学生曾经在陈松松生日时画了一幅画送给他,令他十分感动。做汉语教师有一种成就感和使命感,这些情感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具体的。陈松松还记得,为了辅导一位即将去参加北京夏令营的学生,在周末带着他钻窗户到学校补习。此后,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这一段一起钻窗户学习汉语的经历,仿佛是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战友,两个人也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共同的经历,感情愈深。

荷兰同事在翻译《红楼梦》

李玲玉:荷兰莱顿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

今年7月1日,在荷兰莱顿大学做志愿者的李玲玉回到国内。李玲玉研究生即将毕业,她从2016年8月29日到2017年7月1日间,在荷兰莱顿大学孔子学院做了10个月的志愿者。

荷兰的莱顿大学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学习汉学的地方,也是整个欧洲的汉学重镇。莱顿大学汉学院曾是欧洲最大的汉学院之一,拥有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作为山大对外汉语专业的一名学生,李玲玉很想知道欧洲汉学家对汉学的理解,他们又是怎么研究汉学的。

在莱顿大学,李玲玉接触到了当地很多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82年或1983年间到中国留学,回到荷兰后继续从事汉语研究,其中有些人正在翻译《红楼

梦》、《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巨著。而他们对于汉学的热情,也大大超出了李玲玉的想象。

李玲玉汉语初级课的合作老师,就正在从事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一个至少3人的团队,从2008年就开始这项工作,按照他们的计划,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要到2019年才能完成,整个时间花费大概11年,目前,他们刚刚把《红楼梦》大概情节翻译完成,其中大量的古诗词正在翻译中,而其中涉及到的工程量,也让李玲玉瞠目结舌。

翻译团队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翻译人物名字。“《红楼梦》中人物的名字有很多隐喻,他们经常讨论该如何将人名翻译成荷兰语,是不是要借鉴法语的翻译方法。”李玲玉说,他们每



李玲玉(右)与参与翻译《红楼梦》的汉学家哥舒

周都会召开翻译交流会,以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和统一翻译进度。他们从事翻译工作,不仅看著作本身,还要想象作者生活在什么朝代,生活在哪个地方,实地考察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而曹雪芹生活在清朝,他们会想象曹雪芹可能会看哪些书,自己再去读一遍,工程量要比想象中多得多。

“在这之前我很难想象有一个团队,会用11年的时间,专注于一件没有什么利

益的事情。”李玲玉说。

在国外汉学家的眼中,中国文化有一个十分迷人的地方,那就是文化传承从来没有中断过。由于西方语言传承的原因,大部分的古典著作,现代人是很难看懂的,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文化有中断的部分。而在中国,即便是中小學生,也需要学习古诗词、经典著作。他们很想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文化是如何传承下来的。